

拉丁美洲经济——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局与今后的课题

(日)西岛章次* 著 汪慕恒 摘译

原载:日本《世界经济评论》2001 年 2 月号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20 世纪 90 年代是世界经济推行经济自由化的十年。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拉丁美洲各国开展了以经济自由化为目的的各项政策改革:贸易自由化政策、资本流动自由化政策、国营企业民营化政策、放宽经济管制措施、区域经济联合措施等,其推行的速度与规模远远超过了人们所预想的程度。为此,与面临严重经济停滞的 80 年代相反,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 90 年代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成绩。特别是一些被称为“新兴市场”的拉美国家取得了经济复苏与物价下降的良好经济成绩,贸易与资本流入急剧增长。

但是,到了 90 年代后半期,急速的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便不断暴露出来了。经济自由化的浸透虽然促使了经济增长的回升,但另一方面也淘汰了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企业和劳动力,伴之而来的便是失业、贫困、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的日益恶化趋势。此外,大规模的资金流入虽然填补了这些国家的不断增大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但过量的资金流入也带来了金融不稳定和货币危机的隐患。此外,经济自由化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部而且也在区域内各国之间带来了经济差距的扩大,在经济相对较好的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和拥有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的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等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便很明显。

本文拟论述新经济自由主义为拉美国家所带来的成绩与问题,并据此探讨它们在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实现社会公正与持续的经济发展。下文的第一节概述拉美各国是如何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第二节就就业与收入分配问题论述新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第三节探讨拉美国家的货币危机问题⁽¹⁾。

一、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进展 经历过 80 年代严重经济危机的拉丁美洲各国在 80 年代后半期便从以往由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转向以市场机制为立足点的发展战略,出现了急激的转变。之后,新经济自由主义便宛如野火般地蔓延开来,经济自由化迅速地展开起来。罗德里克(Rodrik)说:“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实施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远远超过了东亚各国从 60 年代起实施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最为典型的例子如墨西哥、玻利维亚、阿根廷在五年之内便实现了东亚各国花了三十年所实施的贸易、金融自由化,其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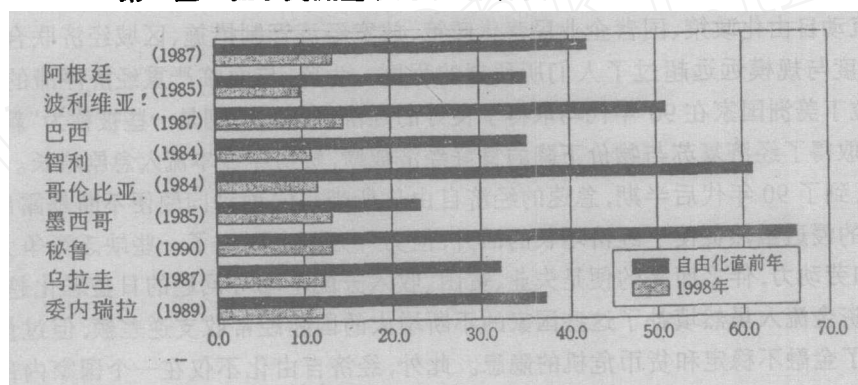
* 西岛章次现任日本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见参考文献第3号)

9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出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率上升等方面的经济情况显著改善的形势。80年代拉丁美洲地区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2%，90年代上升到3.3%⁽²⁾。其中几个占较大份量的大国，巴西(2.6%)、智利(6.6%)、阿根廷(4.2%)，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上升幅度尤为显著。此外，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从1990年的1191%下降到1999年的9.5%，有明显的改善，其中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为1585%，1994年巴西实施了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后，通货膨胀的形势便渐趋平静了，现在除了厄瓜多尔之外，拉丁美洲地区就没有什么高通货膨胀率了。

这样的经济成绩是拉美国家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改革所取得的。如以第一图所绘示的平均关税率的变化来看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在贸易自由化政策实施前，巴西(1987年)、秘鲁(1990)、哥伦比亚(1984年)等国家平均关税率均超过50%，但到了1998年拉美国家的平均关税率便下降到9-13%左右。与亚洲各国相比并不逊色⁽³⁾：中国17.5%(1998年)、韩国9.4%(1999年)、印度尼西亚11.9%(1999年)、马来西亚9.1%(1997年)、菲律宾11.2%(1999年)。亚洲各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实现了降低关税的成效，在拉丁美洲地区国家却只花不长的时间便实现了。由于有拉丁美洲各国贸易自由化的推动，90年代拉美地区的贸易额增大了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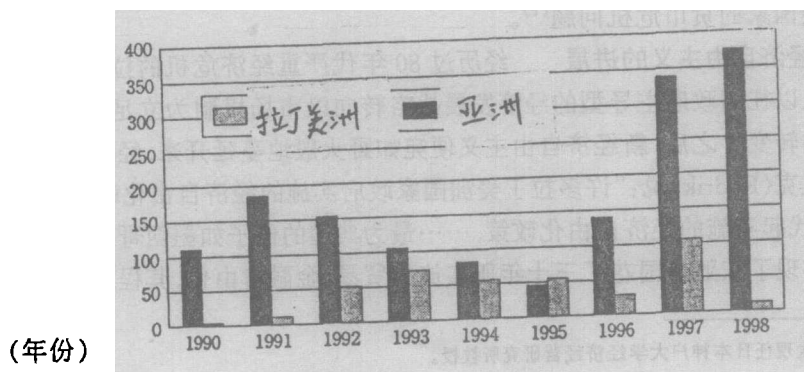
第一图 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关税率 (单位：%)



(关税率, %)

资料来源:美洲开发银行。

第二图 拉丁美洲与亚洲的民营化成绩比较 (单位: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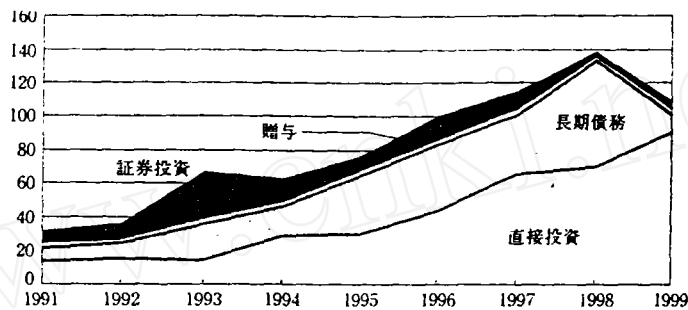


(年份)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金融发展,2000 年》,第 185 页。

再以国营企业民营化的进展情况看,第二图绘示拉丁美洲各国与亚洲各国的民营化进展情况的比较,拉丁美洲各国在从 1990 年到 1998 年的期间内取得了 1542 亿美元的民营化成绩,而亚洲各国在同此期间却只取得 386 亿美元的民营化成绩;拉丁美洲的民营化遍及到从生产部门到能源、铁路、港湾、公路、电力、通讯、邮政、养老金基金等广泛领域。拉丁美洲各国和亚洲各国在民营化成绩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固然说明拉丁美洲国家是如何积极推行民营化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们拥有许多国营企业。拉丁美洲各国的国营企业有不少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设立的,并形成了一种竞争力低下的市场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国营企业民营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改革课题,这是提高国营企业占支配地位的重要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缩小由填补国营企业亏损 所导致的财政赤字、促进市场竞争机制所需要的。

第三图 拉丁美洲的净资本流入额 (单位: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金融发展,2000 年》。

其次值得加以注意的是,90 年代来自海外的资金流入不断急剧增加。第三图绘示长期资本净流入额的增长变化趋势。随着 90 年代初资本市场的自由化的推移,证券投资便有了急剧的增加,但在 1994 年在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 年亚洲货币危机期间,增长率有所下降。同样地,来自海外的长期借款在 80 年代债务危机缓和后便持续有着顺畅的增长,但受到亚洲货币危机、巴西货币危机的影响,1999 年有所缩小,2000 年的外来借款出现净流出。另一方面,外资直接投资则没有受到货币危机的影响,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从 1993 年到 1999 年期间,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持续扩大,从 1993 年的 103 亿美元剧增到 1999 年的 770 亿美元;2000 年稍有下降,但估计也会有 574 亿美元。拉丁美洲外资直接投资剧增的原因除了撤销直接投资限制和宏观经济稳定之外,重要的还有:(1)直接投资不仅旨在取得受资国的国内市场,还指向正在进行经济联合的拉丁美洲市场。由于 1995 年开始组成南美南部共同市场,其后拉丁美洲地区区域内贸易便不断剧增,区域内贸易所占比率在 1990 年只有 14%,但到了 1998 年便增大到占 32%;外资企业的投资与企业兼并也不少是指向这种庞大的经济圈市场而展开的。(2)对民营化的投资,外资投资约有 40% 是涉及到民营化事业的直接投资。欧美企业积极地参与到拉美国家的通讯、电力、金融业部门的民营化投资。以往拉美国家的外资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家为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现在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也已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直接投资来源。

上述这样的贸易与外资直接投资的持续扩大与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改革、区域联合均有关系。60年代拉美地区各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区域合作框架,是由进口替代政策延续出来的区域联合,而当前的区域联合则已成为市场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拉丁美洲的区域联合加速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并成为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的重要诱因。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成后,墨西哥对美国的贸易和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便有了急剧的增加;再如,南美南部共同市场组成后,在巴西与阿根廷来自区域内的贸易和来自欧美的外资直接投资便有了明显的扩大。此外,为了避免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倒退,拉美国家还把自己切入到国际体制之中;为此,进入90年代以后,不仅出现了上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南美南部共同市场等组织,还签定了许多双边的协定,并开始与欧洲联盟及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等组织进行经济合作谈判;地区主义迅速发展,以补充政策改革的不足。

总之,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根据新经济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改革,使拉丁美洲各国取得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推进了急激的经济自由化和区域主义的进程,并在扩大贸易与外来投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二、新经济自由主义与就业、收入分配 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政策改革无疑地曾带来了经济增长率的回升,但是急激的、广泛的经济自由化也不可否认地给拉丁美洲各国的社会带来各种不利的影响,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经济政策改革固然除去了以往政府干预主义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从长期看,对经济整体是有益的,但不同阶层、不同部门之间也必然地要付出经济政策改革的不同代价,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产生了影响。特别在经济政策改革转变过程中,改革的代价很快地显现出来,而其成果的出现却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经济改革的代价与成果在各个阶层、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又是不均等的,为此蒙受不利代价的阶层与集团便会以各种形式来表达它们对改革的抵制,并进而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骚动。例如,委内瑞拉1989年的暴动和1995年的两次未遂军事政变、墨西哥的1994年原住民组织的武装起义、阿根廷的多次劳工罢工、哥伦比亚的内战、秘鲁的大选纷乱等,都是这种部分阶层、集团对经济政策改革的不满的反映。拉丁美洲各国的社会治安恶化、经常发生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众所周知的。

经济自由化导致拉丁美洲各国的就业状况和贫困化问题恶化的倾向,是产生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政策改革给就业状况造成什么影响,斯托林斯和佩雷斯(Stallings and Peres)曾有这样的分析:“经济政策改革原本期待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的加速和向劳动集约型产业技术的转移达到提高就业的效果,并通过扩大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可以缩小工资差距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是这些期待的效果却未能实现”。(见参考文献第4号)贸易自由化使劳动集约型产业(特别是劳动集约型制造业)去面对亚洲等地区的竞争,为了提高生产率,促使拉美国家采用资本、技术集约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从1990年到1997年期间,拉丁美洲各国的制造业雇用工人人数明显减少,以1990年为基数(100),1997年的就业工人人数指数为:阿根廷85.2、巴西82.3、墨西哥84.4、秘鲁74.6。那些离开制造业部门的工人便转向服务业部门寻求职业,但多半是在非正规的服务业部门就业。现代服务业部门雇用持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非正规服务业部门则只支付较低的工资,从而扩大了工资差距。斯托林斯和佩雷斯说,这种工资差距的扩大乃是导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表根据主要拉美国家的城市家庭收入调查列示1990年、1994年、1997年的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在这七年期间内,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的只有墨西哥一个国家,当然每年的宏

观经济形势等因素也会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发生影响,而且为了评价收入分配状况是否有所改善,七年的时间也许也不够长,但至少从第一表的数字可以看出:经济政策改革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带来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在美洲开发银行里从事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分配变化趋势问题研究的斯提克利和希尔格特(Szekely and Hilgert)也说:“在我们所调查研究的拉丁美洲 15 个

第一表 拉美主要国家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国 家	1990 年	1994 年	1997 年
阿根廷	0.423	0.439	0.439
巴西	0.528(1993 年)	0.519(1994 年)	0.538(1996 年)
智利	0.471(1990 年)	0.473(1994 年)	0.473(1996 年)
哥伦比亚	0.450	0.505	0.477
墨西哥	0.424(1989 年)	0.405(1994 年)	0.392(1997 年)
秘鲁	0.429	0.449	0.448
委内瑞拉	0.378	0.387	0.425

注:秘鲁的数字引自斯提克利(Szekely)和希尔格特(Hilgert)的著作(见参考文献第 5 号),与本表吉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 90 年代取得了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的成绩”。(见参考文献第 5 号)另一方面根据莫利(Morley)的计量研究,经济政策改革中的进口贸易自由化、税制改革是导致收入分配状况变化的政策改革,而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民营化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为此,经济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至少根据截至目前为止的研究结论,经济自由化并不能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的状况。为此,在推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如何配套实施一些保证收入分配的社会公正的政策措施或者完善有关的体制。

三、新经济自由主义与货币危机 经济自由化政策改革的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急剧的经济政策改革本身未必能保证健全的政策运作,其结果便可能发生如 1994 年墨西哥的货币危机和 1999 年巴西的货币危机。贸易自由化会迅速导致进口的扩大,而出口竞争能力的提高却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出现,为此会导致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拉丁美洲各国都出现国际经常收支状况恶化的趋势,其逆差额从 1990 年的 15 亿美元剧增到 1998 年的 897 亿美元。为了填补这种外汇收支缺口,就得依靠资本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海外资金流入。第三图所绘示的通过海外借款、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途径引进的海外资金流入急剧增大。1998 年长期外债余额(整个拉丁美洲)达 7860 亿美元,其中巴西 2320 亿美元、墨西哥 1600 亿美元、阿根廷 1441 亿美元。此外,短期债务额达 1235 亿美元。

海外资金的流入使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并容易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此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等大规模的资金移动也容易导致资金输入国家的货币危机。为此,为了避免过份依赖海外资金,就需要贬低汇率。但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高估本币的外汇政策,但这又导致国际收支

逆差的膨胀;在这样的状况下,要维护货币汇率的稳定就很困难了。墨西哥1994年出现偿还政府债务(按美元计价)危机和政局不稳定,并导致货币危机,对国内经济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便是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同时影响到阿根廷的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巴西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大量资金外流,于1998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定,取得41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仍未能得到市场的信任,终于在1999年1月爆发了货币危机。

这种货币危机是在国内的各种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过快地实施资本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结果;也是经济自由化政策在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尚未配套完备的情况下,所导致的结果。特别是在银行等金融业部门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过快实施资本自由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容易产生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⁴⁾。亚洲各国的货币危机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与经历过货币危机的亚洲各国相比,受墨西哥货币危机影响而遭受金融危机之苦的阿根廷和经历过银行危机之苦的巴西,却通过金融市场重组、金融市场管理完备和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等措施,它们的金融体制比亚洲各国较为健全。为此,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并没有波及到邻近国家,而且巴西经济所受到货币危机的影响也很快地、很顺利地得到恢复。尽管如此,拉丁美洲国家过分依赖海外资金的问题却不能说已经得到解决了,2000年底起阿根廷又面临货币危机的威胁。

对于拉丁美洲国家来说,从1999年到2000年期间是经历了由于巴西货币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到经济恢复的一段期间。1999年由于担心再度引发新的货币危机,由国际金融市场流入拉丁美洲国家的资金量就比较少了,加上拉美各国的国内利率上升、出口贸易停滞等原因,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在1999年均出现了经济负增长,整个拉美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0.3%。根据第二表的数字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三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两位数字,经济状况相当严峻;另一方面,巴西虽然本身出现货币危机,1999年却取得了0.9%的经济增长率,有着顺利的经济回升,呈现出良好的状态。

第二表 拉丁美洲地区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失业率 (单位:%)

国 家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城市失业率(%)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阿根廷	3.9	-3.4	0.0	12.9	14.3	15.1
巴西	0.2	0.9	4.0	7.6	7.6	7.5
智利	3.9	-1.1	5.5	6.4	9.8	9.4
哥伦比亚	0.5	-0.3	3.0	15.3	19.4	20.4
墨西哥	4.9	3.7	7.0	3.2	2.5	2.3
秘鲁	-0.4	1.4	4.0	8.4	9.1	10.3
委内瑞拉	0.2	-6.1	3.5	11.3	14.9	14.6

注:2000年为暂定数字。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Balance Preliminar, 2000》。

2000年,由于诸如:(1)世界经济的高增长带来的出口扩大;(2)石油、矿产品等出口商品的贸易条件改善;(3)大量外资直接投资持续流入;(4)区域联合带来的区域内贸易的扩大等原因,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有较大的复苏,整个拉美地区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达到4%,特别是墨西哥由于有美国经济的坚挺增长带动,2000年出口贸易增长23%;委内瑞拉由于原油价格

高涨,带动出口贸易增长 63%、巴西增长 15%、智利增长 14%。外资直接投资也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巴西 1999 年 286 亿美元、2000 年 300 亿美元、墨西哥分别为 116 亿美元和 135 亿美元。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阿根廷采取了货币局体制(Currency Board System),将比索与美元的交换比率定为 1 比索等于 1 美元的比率,这虽然抑制了称前的高通货膨胀率,但比索对美元的过高评价,使贸易收支状况严重恶化。为此,阿根廷不得不紧缩经济,导致长期的高失业率和低工资。此外,阿根廷有近 30% 的出口是输往巴西的,1999 年巴西货币的贬值更使阿根廷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1999 年的经济增长率降至 -3.4%,2000 年尽管出口贸易增长 11.5%,但外资直接投资额却从 1999 年的 220 亿美元剧减至 50 亿美元。对外借款困难,只有少量的资金流入。

目前阿根廷的外债余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年偿债支出总额(还本付息额)对出口贸易额的比率(即偿债比率)在 1999 年达到 58%。为此,国际金融信用下降,外资投资商对在阿根廷进行投资的信赖感进一步减弱。2001 年阿根廷的偿债额为 150 亿美元(如果包括了短期债务的偿债额则达 260 亿美元),而 2000 年 11 月 30 日的外汇储备额却只有 220 亿美元,为此,阿根廷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提供紧急贷款,2000 年 12 月 18 日根据阿根廷政府发表的信息,阿根廷预计可获得总额为 397 亿美元(其中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37 亿美元、国际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 50 亿美元)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在美国经济减速的形势下,阿根廷的货币危机一旦发生,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阿根廷为了取得紧急贷款,不得不接受以下苛刻的条件:在今后五年期间内的财政紧缩、限制联邦政府为州政府提供的拨款、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等。阿根廷由于彻底的经济自由化已经产生种种的社会矛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已遭到阿根廷议会与州政府的反对,有可能会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受到影响。阿根廷的经济前景不明朗,如果它不能出现经济复苏的局面,阿根廷政府或放弃固定比率,任由比索贬值,或实行完善美元化的制度。阿根廷的民间与政府的大部分债务都是以美元计价的,汇率下跌,阿根廷的经济将会蒙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完全美元化制度的实行,汇率风险虽然消除,但国家风险依然存在。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将造成阿根廷的进一步社会混乱。

在拉丁美洲国家当中,阿根廷推行经济自由化最为彻底,可谓是拉丁美洲经济自由化的急先锋。但是在它所实施的以货币局体制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制约下,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下降、经济衰退中的财政收支状况恶化,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紧缩。失业等问题日益严重、社会不稳定日益加强,国营企业民营化基本上已经走到局限,难以再吸引外资投资、直接投资趋于缩小,社会不稳定形势的加强使外资企业的投资意愿低落。在国内储蓄不足、财政不健全的状况下实施急激的经济自由化使阿根廷面临许多难以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阿根廷对经济自由化乃是功过各半的典例,它为今后发展中国家如何走新经济自由化道路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示范。

结束语 在回顾拉丁美洲国家经济自由化问题时不应忘记的是:领导急激政策改革的主体是政府和民间企业部门,它们并不是在取得一般大众的同意或协议下进行政策改革的。在这些经济政策改革中受损害最为严重的阶层是劳工阶层,在 80 年代债务危机的时代饱受了失业、恶性通货膨胀痛苦的劳工阶层是最需要改革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最脆弱、对改革最有抵触的群体。同时这些经济政策改革是在政府独断下进行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实际政治形态是极端权威主义、民主主义是不成熟的(见参考文献第 2 号)。为此,这些经济政策改革是由政

府与企业紧密合作下作出的决定,劳工阶层与市民被置于参与之外。

要使 21 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的新经济自由化在理想的状态下进行,就必须实现社会公正和各种政策的协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与制度的作为补充市场机制的新功能。为了使政府与制度具备这种新功能,第二代的政策改革需要有政府职能和体制职能的改革。对于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一课题无疑地将是今后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 1、S·莫利(Maley, S.),《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问题》,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2000年版。
- 2、G·奥唐奈(O'Donnell, G.),《议会民主》,见《民主杂志》,第5卷第1期,1994年。
- 3、D·Rodrik(D·罗德里克),《被理解的经济政策改革》,见《经济文化杂志》,第34卷第1期,1996年。
- 4、B·斯托林斯和W·佩雷斯(Stallings, B. and W. Peres),《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的概览、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经济改革的影响》,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2000年。
- 5、M·斯提克利和M·希尔格特(Szekely, M. and M. Hilgert),《90年代的拉丁美洲:持续不公的另一个十年》,国际开发银行,工作论文,第410号,1999年。
- 6、西岛章次,《拉丁美洲的政府与制度:市场机制的补充作用》,见日本《海外投资研究所报》,第24卷第10期,1998年11-12月合刊号。
- 7、西岛章次,《拉丁美洲第二化的经济政策改革——政府功能与体制功能的改善》,见日本《国民经济杂志》,第179卷第4期,1999年4月。
- 8、西岛章次,《巴西的货币危机》,见日本《经济经营研究年报》,第49期,2000年3月号。
- 9、西岛章次,《货币危机与银行体制的健全性——拉丁美洲与亚洲的比较研究》,见日本《经济经营研究年报》,第50期,2000年。

注释

(1)关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成果,本文没有论述到的还有企业行为的变化等许多方面。此外,政府改革与体制改革问题也由于限于篇幅只能割爱,未能加以深入分析,详细的论述可参看参考文献中所列出的论文。

(2)注(2)以下的统计数字,除有特别标明出处者外,均引自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Balance Preliminar 2000年》》。

(3)引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999年》。

(4)请参看西岛章次,《货币危机与银行体制的健全性——拉丁美洲与亚洲的比较研究》,见日本《经济经营研究年报》,第50期,2001年。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邮 编:361005